

父亲负责买菜做饭，“除了吃饭各做各的” 63岁儿子与94岁父亲的“共居”日常

在上海徐汇的一栋老房子里，63岁的廖占峰与94岁的父亲居住在这。两居室面积不到60平方米，被收拾得十分整洁干净，也见证了一家人四十多年的光阴。13年前母亲去世后，这栋房子便只剩父子俩一起生活，廖占峰没有子女，在父亲眼中依旧是是需要照顾的孩子。在专注老年人的网站上，廖占峰也记录着他和父亲的日常琐事。

今年重阳佳节，记者短暂参与了父子俩的相处。傍晚时分，耀眼的夕阳穿过树叶漏在阳台，廖占峰缓缓述说生活日常，话语时而停顿，目光则透过门框望向正在做饭的父亲。这一幕，是这十余年来父子俩彼此陪伴中最平常不过的点滴。



廖占峰和父亲

94岁的父亲负责买菜做饭

凌晨4点，廖占峰在小房间内醒来。过了一刻钟，他步子轻轻地走到客厅，烧上两壶水倒进暖瓶，接着烧一壶晾凉，这是一天父子俩要喝的水。洗漱完毕后，他开始在房间里做伸展运动。父亲则在5点半左右起床，洗漱好了开始做早饭，伴着朝阳开启新的一天。

廖家的一日三餐一直由父亲承包，不让其他家庭成员干涉。他是福建福州人，为了做好当地特色菜鱼丸，会自己买鱼后剁碎捏成型再做成丸子，要花几小时。老先生做的鱼丸没有肉馅，他觉得猪肉太过油腻，对身体不好。厨房的碗碟、油盐酱醋的瓶子，都被摆放得很是整齐，表面也没有油渍。

吃过早饭后，父亲独自出门买菜。小区有菜场，但有时他也会多走10多分钟到马路对面的菜场，那儿的菜更多，也更划算。买完菜，父亲也会在小区附近遛遛弯，遇到年纪相仿的邻居就打招呼聊上一会儿。不同于有些老人聚在一起下棋、摄影、跳舞，老先生的生活非常简单，买好菜散步就回家休息，准备做午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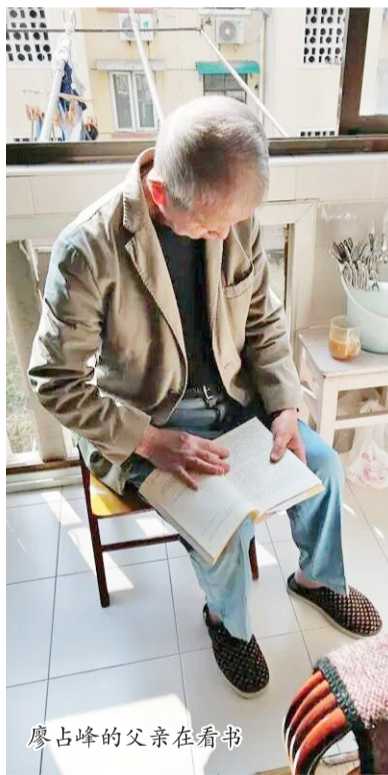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么老年纪一个人出门买菜不担心吗？”“他不让我陪。”廖占峰语气中透着平静，父亲有点倔，自己能做的绝不会让他帮忙，他选择尊重父亲。

午觉醒来后，廖占峰不出门时会在家里写书法或看看电脑，和好友线上聊天。老先生则会看看书，最近正在看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，以及女作家王小鹰签名的《长街行》。到了晚上，廖占峰会在房间里打开智能屏或者电脑听听音乐，父亲则看电视。父子俩的作息是固定的，晚上9点半准时上床睡觉。

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世界。“除了吃饭，我们各做各的，”廖占峰说，“相对独立。”

“独立”并非“疏离”。他们有时会一起散步，父亲看书和电视有了新的感想也会找廖占峰交流。因为网购退款的问题，节俭的父亲还会和他争吵。

同一屋檐下，时间在循环的日子里流动，情感在相处中持续。吃饭时的交谈，买菜回家的脚步声，关于穿衣冷暖的絮语……无言的爱藏在最琐碎的细节里，父子俩在彼此的陪伴下度过一年又一年。



廖占峰的父亲在看书

生命中大部分时间的陪伴

廖占峰居住的这栋老房子建于20世纪80年代。父母退休前都是上海一家飞机制造厂的管理人员，工厂只有周日一天休息，母亲曾因工作累到吐血被送往医院。后来因为母亲在岗位上的贡献，一家人住进了如今这处房子。当时廖占峰和弟弟还年轻，弟弟成绩好，不久后到美国一所大学任职，之后定居。

据廖占峰回忆，他年轻时曾生过一次严重的病，好在父母没有放弃他，十多年间悉心照料，最终他的病情得以好转。需要住院的那段时间，父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每周都会前来看望。

父母的用心换来了他的陪伴和守护，持续至今。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和他遵从遗愿，将骨灰撒进了大海。

秋天的傍晚已有些凉意，老先生只穿了一件薄外套，部分胸口还袒露在外。老先生一直是这个家里拿主意的人，虽然已年逾九旬，但家里的事情还是要听他的，廖占峰负责执行。在他眼里，63岁的儿子仿佛仍是孩子。廖占峰去医院的次数多了，老先生还会责问他。

“我去医院的次数比他多。”廖占峰说，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，很少需要去医院治疗。他们家住四楼，没有电梯，父亲爬楼梯上下楼也没有问题。父亲佩戴的运动手表，一天记录的步数有6000多步，如果到公园散步，步数会超过一万。

不过，老人家有高血压，就医时不会用机器操作，所以廖占峰会陪着他去。前一年父亲还乘高铁到北方走亲戚，也是由他同行。除了买菜做饭，家中打扫卫生、领取物资等体力活，都是廖占峰来完成。

这种相互守护，构成了父子俩命运的闭环。曾被父母拯救的儿子，如今成了年迈父亲的依靠。

“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老爸一起度过的，当然也有分离的时候。老爸去福州我很有感触，在月台前，汽笛长鸣，火车缓缓启动，车厢里的老爸连忙起身向月台上的我频频挥手……”在老年社群网站上，廖占峰有些感慨。

住养老院是无奈之举

父亲的老去是肉眼可见的。

今年6月，廖占峰在美国工作的弟弟休假期间回到上海小住，回家看望他们，依旧是父亲做饭。灶台下有一大瓶自酿的米酒，父亲要搬到台面上有些吃力。一旁的廖占峰和弟弟都很紧张，不过父亲坚持自己将特大的酒瓶搬上了台面。老爷子说，这瓶酒喝完之后不会再做了，他曾说过做饭有时也会感觉到累。如今，他爬楼

的速度也变得慢了。

廖占峰提起，父亲有个很要好的朋友，长居在加拿大，有女儿陪伴。原本父亲和老友经常视频通话，一个月里能联系一两次。但近来老友的身体变得不太好，两人已经有半年左右没有视频聊天。

“走一步算一步吧。”当被问及更久之后的打算时，廖占峰表示自己还没有想过太多以后的事。他不曾结婚，没有子女。弟弟在北京有住所，即便以后退休回国，也不会和他们住在一起。父亲曾对他说过，如果几年后自己生活无法自理，希望和他一起住进养老院。

没有恐惧，只是陈述事实。

对于养老院，父子俩态度谨慎，如果可以，他们都希望能在家居住，住进养老院是无奈之举。廖占峰认为，条件好的养老院收费高，便宜的养老院则难以保障体验。如果自己和父亲都要住进养老院，自己应该会卖掉房子。他期待看到社会上的养老条件越来越好，养老院的居住环境、医疗条件都能更好。

时间到了傍晚，上海夕阳正好，阳光从窗台透进老先生的房间，洒满白墙面，摆放在木桌上的父子俩的合影反射着光芒。“旧苑荒台杨柳新，菱歌清唱不胜春。只今惟有西江月，曾照吴王宫里人。”电视机上方挂着廖占峰的七言绝句书法作品，一旁是母亲的遗像。厨房里传来微波炉加热的声音，以及老先生等待时活动身体的动静，廖占峰的目光不时望去，而后继续讲述着他和父亲的故事。

(极目新闻)



廖占峰和父亲的住处